

青龍獎初審入選作品

**154**

繪顏師

## 壹·風雪、晴空、無可避

寒風颯颯、晴日當空，奇異的天象出現在這個名為椒川的地方。

暴風狂雪霹靂圍擊著孤獨的太陽，凜凜的威武大軍悍立在皚皚白雪間，每一個將士都專注在眼前的陽光山壁。

山壁中藏著大軍的目標，壁上的山城居住著大軍的阻礙。

【昷曠】，一個讓浩瀚【娑婆界】中三大【天子之國】征戰不休的宿命，一個避無可避的宿命。

這個宿命就是風雪中豎立【武天子之國】大纛的【勳國軍】目標，也是陽光山壁後與昷曠共生的【九宿一族】急欲擺脫的悲劇。

風雪吹，吹不進陽光中；陽光灑，同樣灑不進風雪中。矛盾的衝突，沒有新仇舊怨，純粹是生存價值的對立，無可解的仇恨生生世世地上演。

『仇恨既然已經發生，就用仇恨結束。』椒川九宿一族支系百年來豐饒平靜的生活從今開始再也看不到，孩童玩耍的時光不再、街坊閒談的機會不見。臉上帶著滿滿恨意的椒川勇士，咬著纏手的繃帶，惡狠狠地瞪著陽光外的風雪。

『校尉，後山探子來報，勳國軍已經斷了古道。』文人面容的部屬對著椒川勇士這樣一再報告著令人心寒的戰況。

『哼。』啐了口唾沫，身居椒川軍最高指揮的校尉 **太渚瑾** 搓了搓手掌。

『灑江水路也被截住，加上四方城門外的去路都被阻住，看樣子勳元公想趕盡殺絕。』動作斯文的 **李斷** 穿著厚重的盔甲翻著探子的報告。

『勳元小賊。』太渚瑾執起畫戟揮了兩下，看樣子早先受到刀傷的後背不影響手臂的動作，於是他站了起來。

『斬草除根一直是勳元公的強項。』李斷隨著自己的主子站起身。

『強你媽！』太渚瑾走出軍帳，望見帳外的士兵和城中恐懼的百姓，不覺握緊了兵器。

『報！』一個渾身浴血的騎兵腿夾快馬衝回大營中。

太渚瑾微微偏頭，只是側耳。

騎兵翻身下馬，單膝著地直接向李斷報告。

『左三路，沒中。』

李斷點點頭，揮手示意他下去休息。

李斷扳了扳手指：『剩兩路。』太渚瑾回頭看了他一眼。

象徵椒川九宿一族的旗幟飄揚著族徽，太渚瑾透過旗幟的波紋望向天際的日頭，開始做著暖身運動。

『嗶啊嗶～有了你才有和樂的九宿一族；可也是因為你，帶來了毀滅的眼淚。』揮動畫戟發出呼呼的風聲，太渚瑾喃喃自語。

『天子之國的國命端看龍脈的興弱，龍脈能量的維持則來自熒礦的存量。』李斷越過太渚瑾走向前：『天子之國需要消耗熒礦維持國祚，同時也忌憚如放任熒礦自然生長會孕育新的龍脈、新的天子……與熒礦相生的九宿一族就成了天子之國的眼中釘。』

『哼，我也從來沒有希望跟他們和平共處過。』太渚瑾畫戟一揮，轟隆劈碎擺在大帳前的火爐。

火爐飛飛，在陽光中閃耀著火星，映照在圍繞校尉身邊的將士臉上。男人的表情嚴肅，隨著答答的馬蹄聲接近，男人們臉上升起出戰的氣勢。

『備馬！』背對著馬蹄聲，太渚瑾喚道！

李斷則是迎上前去：『哪一路？』

『右四路！』搖搖欲墜的騎士忍著傷痛回話。

『中？』

啪！騎士摔下馬！眾人連忙擁上前查看狀況。

『中了沒？中了沒？』

李斷衝上前滑跪在騎士前，扶起不住吐血的騎士。

『中了沒？』

『沒……』騎士的最後一口氣。

『走了！』聽完騎士的最後遺言，太渚瑾吆喝，躍上部下牽來的馬！

李斷放下騎士，交代了一下，也躍上戰馬。

四面楚歌的唯一賭注，直取敵將！

『直取敵將的先決條件，就是我們要有戰神。』李斷拉著韁繩，在太渚瑾前領軍。

『領路！』太渚瑾畫戟指向前，英氣朔朔。

萬人敵萬人，當己方已經面臨敗滅之途時，突襲是最後的孤注一擲。尤其是有那麼一點『取敵將首級』的機會時！

城下邊門側開，突擊大隊狂奔而出！風雪中的大軍一震，刀光劍影豎閃。

---

太渚瑾並非一開始就是個武將，更不是什麼戰神，他原本是個在山後梯田上種田的農夫，每年定時繳納三期稅收給椒川城的太守，然後就在椒川城外被白雪覆蓋時分，跟著城裡的老少在艷陽高照下熱情地慶祝豐收。

年復一年，他一度以為自己將會在梯田中過完一生，還計畫多買幾塊地，與自己心愛的人成親，直到勳國來了一隊人馬。

那隊人馬進城時，太守還熱情招待，大家像兄弟一樣喝酒，直到那群人找到了山裡的熒礦後，一切就變了。

全天下都明白武天子之國尋找熒礦的積極度遠勝韜天子之國與靖天子之國，原因在於武天子之國境內沒有原生熒礦，維持龍脈的生命力就只有四處去奪取熒礦，也因此武天子早早分封自己的三個兄弟為諸侯，幫自己維持君臨天下的日子。

三個諸侯勳元公、彪勝公、燎謀公中以勳元公為最，曾經兩次在龍脈瀕涸前找回熒礦挽救國命，也因此他在武天子之國中地位最為崇高，若非武天子嫡長子的身分，勳元公或許早已被擁立為王了。

很顯然，功高震主的勳元公也是這麼想，所以他行事高張強烈，比天子還像天子。

也所以，在椒川九宿一族不肯也無法放棄與血族共生的熒礦後，刀槍就來了，農夫的鋤頭也變成了殺人保命的武器。

太渚瑾變成一個戰士，手上的工具不再是滋養人命而是奪取人命。

當然，不奪人命就要被奪，這是無可解的循環鏈。

太渚瑾也很快地發現了自己在務農之外的長處，他是天生的武將。

沒有人像他那麼適合揮舞畫戟，他策馬闖陣的氣勢只要看過一眼，這輩子永難忘懷，那種殺敵首將如探囊取物的力量宛如天神降臨的錯覺。當然，對敵方而言，那卻是惡夢中的殺神。

不過他也很快地就確認一件事——自己終究適合務農……就在一次勳國軍攻城的

戰鬥中，他領軍救城，斬下勳國兩名大將的頭，將勳國軍趕回風雪中，但卻解救不了自己的家人。

他的父母與姊妹被勳元公派出細作綁走，原是要用來威脅太渚瑾出城與自己決鬥，卻沒想到太渚瑾一意救城，不悅之餘便處死了他的家人。

英雄無儔的太渚瑾可以為椒川九宿的族人豁出一切而不遲疑，如果以自己的性命可換取椒川的笑容，他必定欣然接受。出戰永遠領在最前頭，從無名小卒開始，到統帥大軍的校尉，始終如斯。

只是太渚瑾的強，無法改變強大勳國源源不絕的戰力吞噬掉椒川的事實，更無法改變他不斷失去親人朋友的事實！

太守戰死後，太渚瑾就成了椒川的領袖。一個註定逐漸越戰越強卻止不住走向滅亡的英雄。

悲劇，是上天決定好的悲劇。人，無法改變悲劇的走向，成為悲劇中的悲劇。

---

悲劇衝向獨屬的終點，他要撼動天下的大樑！

威武的勳國軍主營一陣慌亂，因為一個無人可擋的怪物殺了進來，讓原本勝券在握的優勢變成了唯恐瞬間崩盤的慌張！

主營右翼遍地大軍人群像潮水般晃動，密集的浪頭湧向主陣營。

一支充滿殺氣的畫戟如狼似虎！殺紅了眼！

潮水再強，也只是強弩之末，強弩之末沒道理不擋下來！勳國軍大將 **閻瞳** 策馬穿過擁擠的戰士群，迎向風雪中殺神的畫戟！

『勳國上將閻瞳！領教椒川第一戰神！』閻瞳嗆聲！手中大刀直取對手！

鏘鏘！不由分說的火星在交鋒的同時燦出！

刀進！刀逼！手起！刀落！須臾之間已過上百招！

閻瞳戰意高漲，那不是爲了保護主公的責任心所致，而是一個武將在遇到真正強者時的興奮！

刀鋒上出現一道道的缺口！手腕卻越揮越快！

『九宿一族的戰神我吃下了！』閻瞳大喝！刀鋒從對方的肩頭滑落！

『中！』馬蹄揚天，閻瞳在風雪中不可一世！

---

『中！』雙劍交叉，兩道森冷利光宛如劃開天下般擊中對手！

腳扯馬蹬，勳國軍副將 **夏陸** 冷冷看著背後倒下的人與馬。

『椒川九宿的戰神不過爾爾。』夏陸駕馬繞著死屍打轉。

『前年魯山九宿的單韋還比較強……。』夏陸繼續打量著所謂的戰神。

『放信號給主公，已拿下敵方首腦，可大舉攻城。』

『是。』傳令兵領命，放出手中的火銃，

但就在火星奔上天際的同時，眾人陷入了疑惑。

碰！碰！

兩聲煙火爆響。

夏陸不解地皺了眉。

---

大軍，佈滿遍野。當空，兩聲火響。

『斬下兩個太渚瑾，我要走運了。』撫著唇邊兩撇鬚鬚，眼神利利，身著代表戰無不勝的火羽盔甲，武天子胞弟、受封勳元公的 **武懿**，端坐在主帳內似笑非笑。

『主公，陣前有騷動。』勳國丞相 **武煦** 提醒自己的主公。

『你看這個不會也是太渚瑾吧。』

『一人三化，一實二虛，被斬是假，直搗黃龍是真。』面白齒皓的武煦一甩袖袍用著萬分肯定的聲音說道。

『用術法引開我兩員大將，是想提高勝率嗎？』武懿仰面，手輕扶靠在大座右側的寬面巨劍。

『沒錯！勳元小賊！』吼聲瞬間，帳破！

人影竄入，竄入不敗雄獅的心臟！踩著一路的屍體竄入！那些擋不住畫戟的亡靈迎送著殺神而來。

彭！大帳如鼓氣之球剎時爆開！破碎的帳布飄滿天！

如龍嘶吼的巨劍拔地而起，迎向殺神畫戟！神兵對神兵，爆出大地悶響！

虎口發麻！太渚瑾向後飛躍，落在十丈之外！

主帳原地凹陷五丈大圓，武懿馬步斜打立於其中，單手執起一人高的寬大巨劍，渾身散發霸者之氣，笑開懷地看著敵手。

『主公，請別嬉戲太久，正事要緊。』武煦站在一旁提醒。

『無妨，傳令右軍進城。』自信滿滿的笑容。

武煦領令立刻交付任務給左右。

『別去了，你們主公就要陣亡了，帶會有得你們忙！』太渚瑾似是毫髮無傷地在大批敵軍中叫陣。

『喔，有自信……呵呵。』武懿笑出聲來。

高手過招，不留分毫空隙。

『笑！』畫戟突入，狠狠插進武懿的左肩！

『主公。』武煦喚出聲，但卻不見他臉上有任何擔憂神色。

不單是武煦，就連圍觀的將士也沒有人在自己主公受傷的同時露出擔心表情。

一擊得手的太渚瑾看到這種情況，反而疑惑了……。

『傷腦筋嗎？』太渚瑾眼前是武懿露出兩排白牙的笑容，他為這個笑容心中一凜。

主公受傷，下面的人不慌不亂，如不是對主公能力過分信賴，就是……。

『有詐。』武煦把太渚瑾心中的旁白說了出來。

太渚瑾一怔，冷不防畫戟被武懿抓住，一記重拳打在臉上，逼使他踉蹌後退數步。

『你以為是自己的計謀成功才得以接近主公嗎？』武煦手抱胸低頭說著。

『咦？』穩住身形的太渚瑾露出疑惑的神色。一轉頭，方才各自殺敗一個太渚瑾的閻瞳與夏陸不曉得在何時已經來到主帳前，勳國軍幾乎全部往主帳集中，團團包圍讓太渚瑾宛如甕中之鱉。

『一人三化分散主公身邊的大將，讓自己順利殺到帳前的確是個好計策，尤其是

看到椒川戰神，所有人都心癢難耐想一試身手，一下子大將就把人都帶走了，降低進入的難度，也確保全身而退的機會。』武煦盯著太渚瑾，太渚瑾渾身不自在。

『還好子安有個好朋友。』武懿直喚武煦的字，瀟灑拔出肩頭的畫戟，竟然又將它拋還給太渚瑾。

李斷從武煦背後走了出來。

『李斷！』太渚瑾無可置信地睜大雙眼。

『突擊軍已經分散，被勳國軍全剿滅了，現在只剩你一人。』李斷像是變了個人般的口氣。

『李斷……！』太渚瑾可以聽到自己咬牙的聲音，撿起畫戟的手在發抖。

---

『直取敵將。』

戰風熊熊，椒川山城的兵力已經殆盡，滅亡，是遲早的事。

『直取敵將？誰？』

『大將上的大將，勳元公。』李斷進言。『勳元公一死，大軍必亂，這是椒川要求生的唯一方法。』

『嗯……可是要如何闖進敵陣中已是個問題，勳元小賊的主帳在哪也不易找尋。』撫著畫戟的太渚瑾沉吟。

『剩餘兵力分十三路，採突擊姿態分進，十路試探，探出主帳位置。剩三路決戰，藉術法一人三化，將主公分做三位進擊，二虛一實，虛引主帳旁的大將閻瞳與夏

陸，最後一路在對方守勢分散之時強攻，送主公至勳元公大帳前。』

『嗯……。』

『主公有椒川戰神之稱，欺近勳元公身邊應該不成問題，只要閻瞳夏陸回防不及必可取下勳元公首級。』做出結論的李斷右手握拳！

『好！』

太渚瑾一向信任李斷。

---

『媽的。』太渚瑾這輩子從沒如此憤怒過，即便仇視踐踏自己家園的勳國軍，憤怒的情緒在此刻到達高峰。

『李斷！你……！』

『聽說勳元公很想要一個禮物，所以我就奉上大禮……。』李斷陰冷笑道：『總要有人盡地主之誼啊。』

『李斷！』太渚瑾暴起，畫戟銳氣冲天！

『死！』

『太渚瑾！主公帳前豈容你放肆！』閻瞳、夏陸一左一右橫攔去路！雙劍大刀衝向畫戟！

『滾！』怒喝聲中，閻瞳夏陸竟瞬間被劈倒在地！被逼退半步的太渚瑾腳踩倒下的閻瞳，依舊怒目直射李斷！

『別理他了，跟我單挑吧。』冷眼旁觀手下拼命的武懿笑道。

『不需主公親自出手，屬下自可處理。』狼狽的閻瞳從地上爬起來擋在武懿與太渚瑾中間。

太渚瑾看了看武懿、擋在武懿前的閻瞳，看了看武煦身邊的李斷。一時間，他疑惑於自己進入敵陣的目的與懲罰背叛者之間的抉擇。

李斷已叛，椒川註定不保。身陷敵營，自身也必定無可生還。那麼……。

說什麼都要背叛者付出代價！太渚瑾再度衝向李斷！

『無聊。』看見對手不把自己放在第一目標，武懿露出不耐煩的態度。身形瞬間！

啊……連半聲都發不出，李斷被從天而降的巨劍斬成左右兩半！劍鋒插入地面，劍身昂然鼎立，變成兩半的李斷卻再也沒有支撐力量，兩半的殘骸左右倒下！

『……』瞪大眼的太渚瑾，全身氣得發抖，心中無力感卻不斷擴大。被對手玩弄的感覺越來越明顯。

『來吧！』雙手空空的武懿竟然向太渚瑾挑釁，臉上分不清是驕傲還是輕視，總而言之那是一種目空一切的霸氣。

『主公！』看到兵器離手的武懿，武煦緊張了起來。

『主公！』夏陸也爬了起來。

『操你媽的！如你所願！』已經亂了分寸的太渚瑾集中所有的力氣衝向武懿！

『哈哈。』武懿弓身，握起雙拳，竟然想赤手搏擊憤怒畫戟！

雙劍再起！閃向太渚瑾腦門！

『赫！』鮮血飛灑！半空中太渚瑾側身一沉，讓雙劍削去自己的右耳，突破夏陸的劍圍，欺進夏陸防禦圈內！

『死！』畫戟穿過夏陸胸膛！順勢一推，將夏陸屍首推向武懿！

『死！』拔出畫戟，踩在倒向武懿的夏陸身上，太渚瑾瞄準武懿！

『哈哈！』冷不防已死的雙劍再度閃爍！

太渚瑾愣住！舉高的畫戟還沒放下。

『哈哈！』滿口白牙的燦爛笑容從夏陸背後出現。武懿從後抓住夏陸的雙手揮出雙劍在太渚瑾胸前砍出兩道又深又長的窟窿！

『媽的……。』充滿遺恨的雙眼，太渚瑾僵立在原地。

『還不倒！』一邊的士兵執起無數的槍頭插進太渚瑾的身上！

這輩子……

什麼都結束了……

結束了……

即使遺憾，也只能無言接受……。眼前的陽光山城似乎漸漸被風雪所侵入。勳國軍入山搬運戛礦，等戛礦採盡，陽光也就要散了。

太渚瑾還是不倒，即便死了，沒有人能令他倒下。

『戰神，沒什麼嘛。』武懿拋下夏陸的屍體，看著不倒的太渚瑾，自顧自地走開，兩旁的醫官立刻上前查看他的傷勢。

風雲過後，雪，繼續下。

閻瞳看著夏陸的部將處理他的屍體，不覺感嘆對武煦說道：『哪天我死了也是這樣的結果吧，像條狗一樣的待遇。』

『主公的觀念中，臣下效忠，天經地義；方式，理所當然……就別想太多了。』武煦看看死在武懿劍下的李斷屍體，他前前後後花了三年時間遊說李斷加入己方，好不容易李斷願意投誠，卻在武懿爲了與太渚瑾決鬥，要求李斷多留在椒川一陣時日幫他誘來太渚瑾，原本已與武懿談好要安排官位與李斷，沒想到武懿竟僅僅爲了要逼迫太渚瑾出手而殺了李斷。

武懿一向只注重自己的功勳，注重自己所關心之事，其他方面便從未多做留意，臣民、部屬就只是讓自己使用的工具、棋子。工具鈍了、棋子斷了，再換新就好了。

『子安！』才剛離去包紮的武懿忽然匆匆駕馬回來，身旁跟著一小隊隨扈。

『主公有何吩咐？』

『拉匹馬給丞相！』武懿喊道。

『主公要去哪？』武煦一頭霧水，現下椒川還未占駐完成，主公如此匆忙所爲何來？

『探子來報，在瀛台外郊找到繪顏師了！快，隨我來！』

『繪顏師？在國都外郊？』武煦有些驚訝：『可瀛台離此有五百里，主公要現下回都嗎？』

『當然！』武懿見武煦尚在發問，遲遲不行動有些焦躁。

『是 大師 啊！我找她許久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武懿道：『我會帶術師使用縮地術盡快回到瀛台，你快些跟上！』

『那椒川……。』

『交付閻瞳處理即可，你快隨我走！』武懿有些不悅。

不得已，交待給閻瞳一些事項後便跳上馬背。

貳・繪顏師

百里之遙，人奔奔。

縮地術讓五百里減短為兩百里，但兩百里仍非咫尺。

『主公，請術師解開縮地術吧！馬匹需要休息！』武煦拉著汗如血濺的駿馬，沉濁的喘息代表著體力即將透支的訊息。

施完術後便緊跟在武懿與武煦身邊的術師白著臉，以往隨大軍移動也不會坐在馬背上顛簸這麼久過的他，等待武煦這句話相當久了。

『繼續走！』武懿頭也不回，雙腳蹬馬繼續狂奔。

『主公！隨扈也需要休息！』

『又非人在跑，休息啥？』武懿快馬加鞭，一千人眾不得已硬跟。

皚皚白雪—滾滾黃沙—鬱鬱青森—渺渺蒼山，周匝景色快變，縮地術讓雙目所見的景色如畫般，一幀接一幀閃過，快如奔電，直到馬匹脫力悲鳴一聲將武懿摔向大地！

『畜生！』武懿躍身，腳點馬頭，避過了上百斤的重物落擊！

行動一停止，縮地術被迫解除！武懿跨腿一飛，落地。

氣力放盡的馬匹倒在地上抽搐。逮到機會的屬下們紛紛拉疆止步，趁機休息。

『東面有城。』武懿不理會趁機喘息的部屬，逕自張望四周，是一片草原。

『是朴陽城。』

『換馬再跑！』拋下馬，武懿大步往朴陽城。

原本在觀察自己坐騎的隨扈也只好捨下虛弱的馬匹尾隨自己的主公。

---

朴陽城中，酒樓鳳來儀，最高層，可遠眺全城的豪華大席上。

『主公，微臣曾七次爲您找來繪顏師，何以主公皆不採用而執意尋找”大師”？』  
武煦在隨侍爲自己與武懿斟酒時詢問道。

『人人都需要繪顏師。』武懿不耐煩地挾著菜，若不是剛進城的馬市無法提供足夠數量的馬匹，他也不想在此爲了等待屬下尋找馬匹而多作停留。

『我了解，人死之前都要藉由繪顏師爲己繪顏，如此掌管生死的大正彌來菩薩便能得知俗世誰已經往生，接引亡者至極樂。』

『嗯嗯。』武懿一口喝光酒，命隨侍再斟上。

武煦低頭執酒，眼神卻停留在自己的主公臉上，那張充滿自信與自傲的臉孔。

『找”大師”……是爲了進列仙班吧。』

武懿昂起頭，像俯視天下的強龍般不置可否。

『我有那個資格。』

武煦喝盡杯中酒，他欣賞自己主公的驕傲，但同時也為主公目中無人的心態感到擔憂，畢竟上面還有一個天子，功高震主總是不妥。從被舉薦為丞相開始，這個問題就一直在他的心中交擊。

繪顏師中有”大師”資格的，是遠古時代 **大正彌來菩薩** 尚未涅槃前跟隨在身邊的門徒。門徒與菩薩共歷劫九九八十一難，侍奉菩薩涅槃後留在娑婆界看顧世人。

也因此，”大師”擁有無上的封神權力，經過”大師”審核，得到”大師”繪顏，就能夠位列仙班。

也因此世上沒有人不想一尋”大師”助己封神。只是敢明目張膽表態自己就是要封神而找尋”大師”，一般而言只有天子，諸侯並沒有資格封神。

過去也曾有諸侯因找”大師”而被天子滅國的例子，因此武煦眉頭總是打不開。

武懿喝著酒，不斷向瀛台方向張望，心中的不耐完全表現在臉上。還好就在他耐心用完前，負責找馬的下屬回了來。

『走！』武懿二話不說立即起身，眾人也隨之起身。

『元公請留步。』樓梯口出現了一個信使的身影，那是朴陽城太守的使者。得知武懿在城中暫留的消息，朴陽太守慌慌忙忙地張羅內外，想好好地歡迎武懿，因此派了使者來請。

『元公……。』武懿沒有理會來使，率眾人下樓。

『主公，基於禮節，總該與朴陽太守打聲招呼。』武煦提醒，試圖希望自己的主公能夠保有禮數。

『不過是個太守。』武懿回答的同時腳步不曾停歇，迅速出了鳳來儀。朴陽使者慌張地跟上，啪一聲伏倒在武懿跟前。

『元公大人，還煩請您稍候，我家主人知您遠征來歸，將親身過來迎接大人，務盡力為您洗塵。』使者的頭一直低壓，誠惶誠恐地不停遊說。

『主公，朴陽是彪勝公的領地，再怎麼說一些國與國間的禮節總是要盡……。』

『無聊。』武懿仍舊沒有理會，拋下兩個字便命所有人皆上馬。

『元……公……。』使者看到武懿完全沒有將自己的話聽進耳裡，臉色蒼白地愣在原地。

馬嘶長鳴，蹄鐵的聲音交錯，勳國一眾迅速出城，揚長而去，只留下滾滾塵煙和忙了半天盛裝大陣仗迎接貴客卻撲空的朴陽太守。

灼炙的日下 汗血飛掠乾裂焦土

迎風望 故人的笑靨 是是非非天地無聲

鷹嘯那刻 刀戟遮空蔽月

戰馬縱雲奔 哀莫大於凋花葬土

道不盡 狂妄的溫柔 手執大纛返真的心

怒潮無底 戰甲混沌寒淒

步不移影暗噀 敵寇遠拒

怨真理遲明 躊躇悔恨

灼炙的日下 鬚鬢凝結慘白的赤

何以忘 過錯的荒誕 權傾一世又有何用

待露淋燎火褪去 棄我身首

清亮的吟詩聲，隨著週遭美景傳遞至進入桃花林的眾人耳中。

潑墨般的桃花林，顏色鮮豔宛如胭脂點上。

『瀛台外郊竟有如此美景？』武煦對於眼前景致驚訝地合不攏嘴。

林中鶯雀遨遊，溪水潺潺。武煦接手國政後曾親自考察瀛台邊的地理形勢，莫說桃花林不存在，這溪水更不會列入記載。

武懿倒是毫不在意，逕自往吟詩聲方向而去。

柳暗，花明，穿梭在物外仙境中的眾人，步伐從急促越漸緩慢，就連武懿本人也未察覺自己的腳步幾乎要停住。

『戰馬怎麼會在雲上跑？』

忽然童稚之聲喚起眾人注意。

『怎麼不行，我就見過天馬飛上天。』另一聲童語，似是在與前一童聲爭辯早先所聽到的詩中內容。

『你胡說，天馬只在菩薩身邊，你又沒見過菩薩！』

『我，我見過。』

『在哪？』

『在老師的畫中。』

老師？畫！

是了，繪顏師必在不遠處。武懿精神一抖，撩開垂枝邁步向前。

林中間地，溪水環繞成塘。間地花團錦簇，步行其中如履花海：塘水晶澈，觀其上如視明鏡。

片片落葉花瓣輕飄水上，塘中有一大石，石上一女、單桌、獨筆，似正在繪畫。身旁兩名黃口小兒一在磨墨一在調色，卻是心不在焉地爭執著。

『大師！』武懿二話不說，認定此女脫俗非凡，必定就是繪顏師。

繪畫中的女子回眸淺淺一笑，兩小童因來者出聲，也好奇地停止爭論看著這一群人。

『勳元公武懿特此拜見大師，望大師能隨孤回返瀛台，為孤繪顏。』武懿相當直接了當。

女子由然一笑，未語，也未動，起手繼續畫圖。

兩小童也繼續爭論。

武懿不曾被拒過，當下微愠，想上前至女子身邊，武煦正想制止主公的盲目舉動，忽聞清鳴，數十隻白鷺從眼前掠過，甚是壯觀！

白鷺不染塵，彷彿仙物，眾人看傻了眼。

『大師。』武懿待白鷺飛過後正想再一步往前，卻發覺原本的小塘竟在一轉眼變成大潭。

花團依舊、清水依舊，只是距離變得遙遠。

『幻術陣法嗎？』武懿一驚，低問道。

武煦捏起一瓣花，鮮豔花汁在指間留下殘痕。『不似幻術陣法，但可肯定我們眼所見非真亦非假。』

『莫說些似似而非的論調。』武懿不悅。

『應是繪顏師的 **蘸術**，繪顏師可藉畫造出虛幻真境，看樣子從我們剛進林時就已經身陷虛幻真境中了。』

『可破嗎？』

武煦搖搖頭：『無法也不適合，主公要請”大師”回城，唯有以誠請之。』

『嘖。』武懿露出困擾的表情。他行事一向果斷，要多方設法的工作往往都交付武煦執行，因而遇到這種無法直來直往的狀態就顯得苦惱。

『大師！或許您不識孤家，但只要您隨孤回城，給予孤一點時間，必能深刻了解孤家。』武懿再度喚聲。

潭中石上的女子依舊淺淺一笑，不語。

『大師！』武懿往前，忽來一陣炫風，一頭青龍竟從潭中竄出！！

哇哇！所有人皆看怔。一輩子也不可能看得到的昇龍，現下竟有眼福！

青龍盤旋一會，直冲雲霄。

被青龍一擾，武懿心中不安，急忙尋找繪顏師，果不其然，眼前竟然出現一道瀑布，瀑布上立一凸石，青衣女子依舊畫著圖。

『媽的，只會耍小伎倆嗎？』

『主公，不可無禮。』武煦驚訝於虛幻真境的變化之餘，提醒武懿。

武懿悶聲皺眉，直視瀑布下的繪顏師半晌。

『子安，此事交由你辦，孤有要事先回瀛台。』武懿失去耐心，卻又不肯放棄，於是以國君之姿命武煦幫他辦妥此事。

『主公，繪顏師必定以誠請之，此舉不妥。』武煦原以為武懿會放棄，沒想到事情卻落到自己身上。

『我信任你。』武懿說完，將一千人眾帶走，只留一隨從留侍武煦。

『唉……。』武煦見狀，無奈之餘，乾脆連隨從也斥退，獨自一人留在桃花林中。

『大師賞樂嗎？』武煦向著瀑布中的繪顏師問道。

女子投一溫暖笑容，武煦便在崖邊尋坐立之處，解開隨身的行囊，取出一琴匣，開啓，設琴，就這麼在瀑布邊揚起琴音。

---

一連七天，武煦沒再開過口，只是彈琴。

而繪顏師，也持續地在賞樂畫畫，偶爾請小童拿些野果給武煦。

這天，原本平靜的瀑布邊加入了兒童的鬥嘴。

『是箏。』

『是琴啦。』

『是箏，我有近看到，是箏啦。』

『是箏，是琴，傻傻分不清楚。』小兒嘟嘴。

『箏絃二十有一，琴絃爲七，你再看清楚些！』

兩小童爭先恐後地想看清楚，無奈瀑布在下，武煦在上，根本瞧不清。

『老師，太遠啦，看不到看不到。』

女子笑笑，畫筆一抬，武煦只覺清風撲面，眼見瀑流逆上、急趨緩；懸崖高抬，地殼變動，禿地生花，竟這麼將偌大瀑布轉變爲原先的小塘！！

『啊……。』讚嘆於 蘸術 的驚妙，武煦停下琴音。

『欸欸欸，你怎麼停了，這樣我們會看不見有幾絃啊，分不清箏與琴怎麼辦？』小童對著武煦大叫。

武煦一愣，笑，沒有回問，起手便繼續琴音。

琴音洋洋，小童們聽呆了，忘了方才爭論之事。

武煦彈著彈著也陶醉於自己的琴音中，雖自小習琴，但從未如今日般感受到人琴合一的快意。在美景環繞下，忘卻俗世，整個人渙然一新。腦中的琴譜彈完，自編新曲信手拈來也如仙樂飄飄，好不自在。

『老師問你可以替這詩譜曲嗎？』無意間，一小童手持一紙來到武煦面前。

武煦觀之，正是早先進林時聽到的詩文。

看著躍然紙上的狂草，詩文的印象深刻不已。

一個窮途末路的武將，想起自己的過去荒誕，想在最後為過去贖罪……想通了，贖罪不是條件交易，贖罪是單純的悔改……當萬事回歸平靜時，請不要來尋我，我已成為荒草的一份子……。

武煦閉上眼，手起，手落，音律蹦出萬馬氣勢！

由蒼茫到淒楚，由省悟到高亢，由悲壯回歸平淡，樂曲一氣呵成！

『呵呵。』清亮的笑聲來到武煦身邊。

『走吧。』繪顏師笑道。

『大師……。』猶陶醉在樂音中的武煦怔住。

『我隨你進城，快快收琴吧。』

『大師何故？』武煦不解。

『如不隨你去，你必定難交差；聽了你的曲，總不能讓你難做人，走吧。』繪顏師溫柔的笑容讓武煦心生感激。

迅速地收好了琴，起身要為繪顏師帶路時，武煦才赫然發現，自己正立在一片連天草原上，不遠處還有農夫在寬闊田地中忙碌。

連那兩個小童都不見了！

『果然是神妙卓絕的 **蘸術**，令人佩服的虛幻真境。』

繪顏師微笑。

『對了，在下武煦，字子安，敢問大師名諱？』

『墨笑。』

### 叁·腐影

勳國都城 **瀛台** 背倚 **西歧大山**，據武天子之國中兩大流域之一的 **瓚天川** 源頭， **瓚天瀑** 由後城宣洩而下，蜿蜒穿過整個 **瀛台城**，正城牆外是萬里青蔥的 **武里原**。

勳國會特別強盛的其一原因便是瓚天川，控制了河流的源頭，就等於控制了下游所有人的性命。下游的人就彷彿是被上游的人扼住了咽喉，痛也不敢動，深怕上游的人一個不小心將自己脖子給扭斷。

彪國就恰巧位於瓚天川下游，導致彪國無形中必須聽命於與自己同階位的勳國。而勳元公武懿跋扈的態度也讓身為手足的彪勝公相當不滿，甚至常故意於兩國邊界地區引發糾紛，造成兩方的緊張，每每都必須靠另一諸侯燎謀公或是武天子親自出面才能弭平爭端。

這天開始，跋扈的武懿宮中，出現了一個此生唯一被他奉為上賓的客人，一個繪顏師，一個”大師”。

或許有求於人的姿態較低，或許真心相待，武懿展現了前所未見的禮遇。在武煦通知已請到繪顏師墨笑時便派出十二輛八馬大車加上上千人的護衛迎接繪顏師入城，緊接著席開千桌大宴賓客為墨笑洗塵，更讓出原本自己起居休憩的 **麟苑** 招待墨笑。

更甚者，每日接親至 **麟苑** 將墨笑請上正殿，備好紙筆，恭敬地在一旁等待繪顏。

不過墨笑總將紙筆擱置一旁。

『元公喜歡聽故事嗎？』

武懿不解：『大師不是要繪顏嗎？』

墨笑笑笑：『我總喜歡在落筆前說故事，每幅畫都會有它的故事，就不知元公是否有此雅興？』

原本端坐的武懿身形一斜，帶了些微無奈的語氣應諾。隨坐一旁的武煦莞爾。

『元公應知奉獻更勝接受之理，西天七十二佛中的恆沙佛，在祂成佛前七七四十九世身之中，曾有一世爲一國之君，擁有一切權力，娶了天下最美的女人爲后，被八十二諸侯國所擁戴，錦衣玉食毫無憂慮。

但他感到不快樂。

遠邦進貢了稀有的絲綢可作成尊貴的衣裳，他穿在身上感覺很舒適，但不快樂。

遊獵時臣下趕出猛虎讓國王一展神射，猛虎倒地，他威風凜凜，但不快樂。

御廚煮出了世上最美味的佳餚，讓他吃得舌尖都要溶化，但不快樂。

皇后爲他生了三位王子，四位公主，每個都聰明伶俐、進退有禮，讓他很驕傲，但不快樂。』

『他是個傻子。』武懿發現繪顏師並沒有打算落筆畫圖，於是打斷墨笑的故事。

墨笑只是搖搖頭，沒有受到武懿插話的影響。

『直到有一天，他支開所有侍衛，偷溜出宮，在宮外遇到一個老乞丐。老乞丐倒在路邊又髒又臭，看起來似乎還有些病痛，瞧他不規律的喘息聲，恐怕正難過得緊。

老乞丐看見國王，勉強出聲，希望能夠獲得幫助。

”我快死了，難受”老乞丐哀求。

”可否憐我，飯吃”老乞丐咳出血痰。

天子腳下，萬民如子。國王心生憐憫隨手丟了兩枚元寶在老乞丐腳邊，卻發現老乞丐已經不支倒地，連拿元寶的力氣也無。國王緊張了起來，卻因是偷溜出宮，無法通知臣子前來幫忙。一時間無計可施。

”這樣好了，我背你去！”於心不忍的國王掙扎許久終於下了決定，他忽略了老乞丐身上有他最介意的髒污，一把抱起奄奄一息的老人。

這一抱，國王連奔了兩個城門，奔得心急如焚、奔得心慌意亂，才找到大夫。

”還好，再晚一點可能就回天乏術。”這是大夫的診治結果。

聽到這番話，這輩子第一個真心笑容終於在國王臉上綻開。』墨笑的小故事就說到這。

武懿哈欠連連，本想說些反駁論點，轉念想到今日又不可能繪顏了，於是主意打定趁墨笑故事說完時，禮貌地告退。

『大師請別見怪，主公必定是已將您所要傳達的寓意聽清楚才告退的。』武煦忙替自己的主公說情。

墨笑一笑，不置可否。

武煦則是暗忖，雖尚不明結果，但這或許是個轉機。

一個可以改變武懿的轉機。

他一直相信目中無人的武懿會是個好國君，即便武懿不斷得罪友邦、鄰國甚至於天子。

即使被後世批評助紂為虐，在所不惜。

---

瀛台，富。歌舞，昇平。  
酒香絲竹繞樑不去。

郊野，貧。掙扎，生存。  
凍骨哀鳴無處可訴。

瀛台，夜。風高，月黑。

恨意隨夜而來。

強與暴之下的仇恨，必定引來報復。

刺客來了！

瀛台城騷動！

訊息是從東門守兵發出。兩名守兵其中之一被扭斷頸子，另一被從城牆上拋下，屍體被前來換班的同僚發現，急忙發出警告。

『潛入者應該是 **腐影**。』緊急動員的瀛台城護衛軍，領頭的校尉班超站在城牆平台上看著摔在石板地上亡者的屍身，與一旁的部下交換意見。

『腐影？校尉您是說九宿族？』年輕的副校尉趙騰蹲下身若有興味地打量著死者身上的傷口。

頸部有咬痕，偷襲者像鬣狗般攻擊獵物。

『肩甲上有城外的泥，這傢伙跳上了士兵的肩膀，彎下身咬他的的頸子。』趙騰細看：『嘖嘖，這是野獸吧，人哪會這樣打鬥。』

火炬匆匆，巡邏的士兵舉著火把來來回回。

『誰跟你說腐影是人來著了？』班超挺直身，回顧廣大的瀛台城。

『失去巔礦的九宿族會失去團結力、失去人性、雙目渙散，變成沒有目的而生存

的行尸走肉，如無主遊魂。』

趙騰皺了眉：『那我們豈不製造了許多的腐影。』他想起了連年來爲了熨礦的戰事，有九成都是與九宿一族的對立。

『無奈，這是宿命，九宿沒有熨礦就無法爲人；天子之國沒有熨礦就會敗亡，沒有對與錯。』班超看著挨家挨戶搜索的火光。

『不過……腐影應該都在郊野遊蕩，怎會進城？』

趙騰站起身望向瀛台城中，勳元公大殿。

可能嗎？腐影會懂得目標嗎……。

『在主公大殿前加強兩班護衛，調高手進宮隨侍。城中以望天壇廣場爲中心，由東西南面向內掃蕩！』班超下了令。

『要術師卜尋卦嗎？』

『嗯。』班超點點頭：『不過是隻蟑螂，務在兩個時辰內逮到。』

---

言猶在耳，日子卻一過七天。

大批精銳遍搜不著區區腐影的下落。

人的習性，事發之後如一切平靜，就會遺忘了事的嚴重性。護衛軍的輪班調度回到正常，只留下一隊人馬隨著趙騰繼續追查。

這日，武懿上完朝後氣沖沖地走向麟苑。

『主公，萬萬不可，請畫之人務必對大師恭敬。』武煦一旁擋駕。

『什麼不行！孤已請她回城七日，莫說七日未繪顏，每回見孤便是一連串狗屁道

理，孤耐心有限，今日必要迫她為孤繪顏！」看樣子武懿終於忍耐不住，在一連聽了七日寓言後，想採用強迫的手段。

『主公！切莫因小失大！』

武懿停下腳步，咬牙切齒。想想武煦言知有理，一股怒氣只好發洩在旁人身上，幾個巴掌把宮女與侍從打得眼冒金星口吐鮮血。

宮女與侍從不敢反駁，只得跪倒在地，必恭必敬挨著武懿的拳打腳踢。

武煦最不滿武懿的便是這一點，雖不致暴虐無道，但渾然不把周身臣民放在心上，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一切理所當然，彷彿眾人皆為他宮中器物。

『主公！夠了，下人無辜。』武煦阻止武懿繼續虐打。

『哼哼！』武懿整整衣襟，頭也不回地朝墨笑起居處去。

武煦連忙指示他人將幾個受挨者送去給大夫醫治，然後趕上武懿的腳步。

---

『……偉大的驃騎將軍靠著小乞兒分食的剩菜，終於熬過了一生最黑暗的日子……。』今天的寓言是有關一位可以統帥萬軍，戰無不勝的將軍在戰敗後，失去雙腿，只能靠著過去他所鄙視的流民乞丐幫助，苟且偷生之下終於回到自己的家鄉。

武懿聽著不斷悶哼，似是略有領悟又似耐不住性子。

墨笑依舊平靜地看待武懿，宛若一個老師在看自己的學生。

『哼！』武驛站起身：『大師，莫說多日已過不為孤繪顏……。』

『凡事都有最適當的時機。』墨笑笑道。

『原來如此，那麼孤身為東道主，總不能鎮日都聽客人說故事。大師不知願不願意隨孤走走，孤也為大師說些故事。』

『可。』墨笑站起身，隨著武懿走向別殿。

『這是萬兵之王 **哮日劍**，重千斤，天下惟孤可使。』武懿將墨笑帶至兵械房，得意地介紹起自己的兵器。

兩個守劍者恭敬謹慎地打開玄鐵劍匣，讓眾人一睹充滿霸氣的寬版巨劍 **哮日**！

『的確是個霸王。』

『大師也同意？哈哈！』

『不過霸王終究是霸王，霸王成不了皇者。』墨笑一語刺進武懿的驕傲中。

來不及垮下的臉，武懿沉下聲：『大師此話何意？』

『霸者力服，皇者義服。』

『霸者代有人才出，唯義行天下。』

墨笑一貫微笑看著武懿，看著怒氣攻心，卻一時氣結的武懿。

『聽說瀛台城這些日子爲了一名侵入者所累？』

武煦一驚，深宮之中，與世隔絕，墨笑竟曉腐影入城之事！

武懿眉皺。

『如影隨形，也許就在身邊。』墨笑道。

現場所有人無不意外地睜大眼。

只有一個人，充滿殺氣！

年輕的副校尉趙騰！

那天，武煦才曉得，原來千軍易擋，孤兵難防的道理。

武懿還來不及拔劍，趙騰就衝上殿中大樑！

大樑上冒出野獸叫聲與兵器揮擊聲！

趙騰與一個黑影一同墜落。

野獸黑影與趙騰戰得難分難捨！

『哼！區區腐影！』趙騰單手劍揮，舞出劍花直罩刺客！

『吼吼吼。』刺客不語，只是咆哮，赤手空拳閃著劍花！

連出十招都取不下沒有兵器的對手，趙騰不急。

一個空檔，刺客竟張口咬中趙騰的劍，一扯，趙騰馬步前傾！

『就等你！』順勢放開劍，趙騰欺進刺客胸前，一個鐵拳轟在刺客臉上！

『你應該不曉得，我的拳術比劍術更高。』趙騰笑。

百拳連發！刺客被打的昏頭轉向！

『吼！』生氣的野獸總有驚人之舉，刺客竟然冒著趙騰拳壓，任憑趙騰不停擊斷自己的胸骨，任憑斷骨刺體而出，硬是衝破趙騰的阻擋，撲向武懿！

人，總是料不到人生的下一步。

『但，我從不把這種東西看在眼裡！』武懿在刺客撲向自己的同時拔出哮日，一劍將刺客釘在大殿的灰石地板上！！

眾人圍觀。被巨劍透體而過竟然未死，兀自掙扎著。

『他是……。』武煦充滿疑惑與驚訝。

被釘在哮日下的竟是椒川敗將・太渚瑾！！一個不會言語，不會思考，目標只有殺掉武懿的太渚瑾。

『怎麼會？』雖然形貌已不同，凜凜正氣取而代之的是陰冷屍氣，但那臉的的確確就是太渚瑾。

『已死之人從黃泉之國回來，就爲了找我復仇嗎？』武懿看著太渚瑾。

『該死的，終究還是要死，死在我手上兩次，你是第一個，哈哈。』

『怎麼處置？』看著死不了的太渚瑾，趙騰收起佩劍後提出問題。

『交給術師，我要他神形俱滅。』武懿高傲地看著太渚瑾。兩旁立刻有人上前將太渚瑾押下。

『爲什麼？明明已經敗了，還要冒著被毀去元神的風險回到人間？』武煦看著將被術師施以萬劫不復的破神咒的太渚瑾，悠然思問。

『寧死不屈，生前如是，身後如是，不爲外物，只爲對自己同胞的義嗎？』

在一旁看著這一切發展的墨笑不言不語，只是觀察。

---

繪顏師舉筆、沾墨、揮毫。

晴空萬里下的瀛台城，被祥光圍繞。

在午門前等待破神術處死的腐影 太渚瑾，在眾目睽睽之下，術師尚未行法前，陰晦枯槁的五官恢復成生前正氣凜然、英氣勃發的面容！

然後帶著安祥的表情，停止了呼吸、停止了一切動作。

術師怔在當場，不曉得該不該繼續。

怒氣滿腔的武懿帶著武煦衝入墨笑室中！

『果然！』看見墨笑正將畫筆歸回筆鎮上，武懿真的怒了。

『爲什麼？！爲何孤如此禮遇大師，大師卻爲一個刺客繪顏！』武懿氣憤地一把抓住繪有太渚瑾肖像的畫紙，雙手一折，眼下就要將圖撕破！

『主公！』有史以來，就未聞有人敢撕破繪顏師的圖，在世人眼中，這是如同得罪神明的舉動，武煦緊張地大喊。

墨笑沒有生氣，慢條斯理地收著畫具，看著青筋暴露，卻怎麼也撕不開畫紙的武懿。

明明就是一張薄紙，竟然撕不開？武懿羞憤難當，武煦則是趁機將畫搶下，歸還墨笑。

『主公，您失態了。』武煦壓低聲，深怕繪顏師不悅會懲處自己的主公。

『狗屁繪顏師！』武懿粗話脫口而出。

『孤一片誠意，難道連區區一個小刺客都比不上嗎？妳是否瞎了狗眼？空有大師名號招搖撞騙嗎？』

『主公，別再說了！』武煦抱住武懿，並喚來五名侍從，想將主公推出門外。

武懿仍是憤恨不平，正想再說些什麼，卻聞一小臣匆匆而來。

『主公，天子派使者來了，正在殿上！』

武天子的使者？

武懿不得不讓自己冷靜下來，看看外頭，看看墨笑，悶咒一聲轉頭迅速離去。

『請大師原諒，主公的個性就是如此，方才得罪大師，在下願代主公接受任何責罰。』武煦跪了下來替武懿道歉。

『沒事。』墨笑淡淡然說著，一邊凝視太渚瑾的畫像。

『人，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相信你所相信的即可。』

肆・災禍

『假礦？』

天子使者帶來的是驚人消息，前些日子才由椒川採出的最新礦源，在運回京城餵食龍脈後，竟讓武天子之國產生異變。

首先是京城腹地上的數十個農業區竟同時遭到蝗害，損失不計其數，讓今年的歲收完全泡湯，更嚴重的是必須要動用京城糧倉的儲糧紓困。

緊接著是京城在龍脈吞食新礦後四天，城中所有的新生兒皆染怪病而亡。

武天子大駭，即刻命人徹查，赫然查出假礦一事。

武天子震怒，立即派刑部郎將為使者前來勳國興師問罪，甚至帶來皇諭要押解武懿進京！

『笑話！辦不到，世上沒人可押我！』武懿聽完來使聖旨後，坐回大殿太師椅，斷然否決。

『元公，請勿為難我們，我們也是領旨辦事。』

郎將意會左右帶刀侍衛要押武懿。

『慢！』武煦聽得驚膽跳，聽得滿肚疑竇。

『椒川之礦是我國數位學士共同鑑證過，下官可以自身性命擔保，勳國斷不可能運送假礦予龍脈。』

『早知你們定會辯解。』郎將接過侍衛遞來方盒，取出一礦石給武煦。『證據在此，不容狡辯。』

『怎知是否你們刻意陷害？』武懿看都不看，直接下此結論。

『鐵證如山，礦是你們運的，如何陷害！假礦亡國大事，如何兒戲！』

『單憑孤之勳元威名，普天之下無人可懷疑孤。』武懿自大，但行事確實磊落，從未落人話柄。

『假意虛迎，爲的便是這一天，如何信你？』郎將咬定元兇。『何況押車運礦的閻瞳是勳國大將，交礦後與其大軍就不知所蹤，這疑竇從何解釋？』

『閻瞳？』武懿剎時沉吟。

閻瞳搞鬼？怎麼會？閻瞳在勳國領軍十數載，一向是武懿的左右手，可能嗎？

『既是閻瞳，找他便是，何來指責孤！』

『閻瞳爲你大將，定是聽從你的號令，茲事體大，當然辦你。』

『孤怎知這是否又爲欲加之罪？擄我閻瞳，降罪於孤！』武懿不改氣色：『忌妒孤之雄才者不知繁幾，詭計定是奸人所設。』

『多說無益，聖旨在此……。』郎將不再爭口舌，直接拿出聖旨。

『慢！』武煦插話，阻止郎將宣讀聖旨。

『勳國元公貴爲武天子之國諸侯表率，天子的諭令必定會遵守，但也請郎將大人往後退一步，在事實證明前，盼郎將大人也別僭越禮數。』

依武天子之國法令，三公諸侯直接聽命天子，唯天子接見外，任何人包括使者不得藉聖旨之名對三公行天子之權。

因此雖然針對假礦一事發出聖旨，但充其量也只能請武懿進京面聖，不可擅行額外事宜。

武煦特意強調地位與禮法，讓郎將不得不收回聖旨。

『京城孤必定會去。』武懿站起身。

『但孤是去解救天子之難，非磕頭認罪！』

『那聖上就在皇殿等您。』郎將哼了一聲，不情願地退下。

使者退去後，武懿正襟危坐，即便罪名加身，他猶然是那份高傲表情。

『主公，此事必有蹊蹺，事關重大，我們必要從長計議。』

『有何可議？孤即刻動身救駕，大軍兵分兩路，一於龍脈耗竭前取得新礦補充，二是隨我進京勤王，國力衰弱時刻必引來狼群環伺，要讓他們了解猛虎猶在啓容放肆。』

『那閻瞳將軍呢？他是此事的關鍵，尋出他或許可讓事情明朗。』

武懿搖手。

『事已至此，尋閻瞳非首要之務。』

『謎團的線頭總需尋得。』武煦非常在意使者所說閻瞳送假礦一事，面對武懿一貫地將周身人不當回事而下判斷，武煦感到憂心忡忡。當然整件事有可能是閻瞳個人行爲，畢竟閻瞳不滿主公之事武煦也略知一二。真是如此，那麼進京鎮守與尋新礦便是。倘若不然，那幕後是否有更大陰謀？不可不防。

『直接將事情解決比婆媽地找線頭來得有效率。』武懿堅持自己的觀點。他的邏輯很簡單，有人欲加害自己，那用實力反擊對方便是，國家有難，他自信可一肩扛下，只要勳軍在京，他就能撐住武天子之國宗廟廊柱直到新礦尋獲。

武懿非昏庸之輩，也懂採納建言，但依舊過分剛愎，總選擇自己喜歡的入耳。

跟隨多年，自是曉得主公的脾性，因此武煦也就不再多說，一直以來總是暗中替主公清除路上的絆腳石已經是他的習慣了。

悶熱的夜晚，各軍爲了準備出征之事忙得不可開交，大營的火炬將瀛台的夜空照得透亮。

『大師依舊不爲孤繪顏？』出征在即，武懿已著武裝，坐在墨笑面前。

『機緣未到，元公不必心急。』墨笑笑道，一派的輕鬆，彷彿日前武懿無理之舉從未發生過一般。

『哈哈，孤了解，大師便是在等待孤展現威信於妳面前才算證明孤之資格是吧。』武懿站了起身。

『我是在等待元公的“證明”沒錯。』墨笑意味深長地點點頭。

『那就請大師在瀛台城等待孤之佳音，孤必定親手展現孤之價值給大師看。』

『萬事留意。』墨笑送武懿離去時將一個繪有飛羽圖紋的香囊交予他。

『這是……。』武懿看看這個與自己不甚搭調的香囊失笑。

『保個平安。』

『呵呵……。』武懿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將香囊收起，便逕自離開。

伍・叛將

天下情勢如風雲，轉眼變化。前一刻取得椒川熨礦讓國力登上頂峰的武天子之國，後一刻卻因龍脈誤食假礦淪為列強覬覦對象。

差距之大從勳元公拿下椒川時，靖天子與韜天子分遣使者示好，簽訂和平盟約：假礦消息傳出後，即刻毀約，靖天子調動軍團集結兩國邊境，韜天子直接以聯軍進逼武天子從國一燎，隔 **今江** 相峙。因此勳國與彪國立即出兵屯駐京郊以彰國威，並隨時掌握情勢分兵支援。

在劍拔弩張的形勢中混入傭兵團半月後一夜裡，神勇護主的年輕副校尉趙騰終於看見韜天子麾下大將 **司馬專**，輕衣簡裝地來到傭兵紮營之地。

臨要出兵前，趙騰被武煦從大軍編制中拉出，由於擔憂閻瞳反叛的流言蜚語背後隱藏什麼無法預期的黑幕，因此要他混入位在勳國邊郊的一個傭兵團，目的在查探那是否如傳言般，是閻瞳軍偽裝而成。

趁著傭兵團招募新兵，趙騰輕易地就進入軍團中，窩在馬房當個馬伕。只是初期除了照顧馬匹的瑣事外，完全沒有得到任何有價值的情報。而這時勳國軍與彪國軍已經屯駐在京城外郊，雖出師之名為勤王，但兩國間卻因舉證假礦之事形同水火，大軍駐紮地不斷發生零星小衝突。

每每想到此，趙騰就不禁煩惱起來，猜想是否要下結論，判定武煦情報錯誤，趕快回到大軍中。

但武煦方面卻要求他繼續，趙騰只得耐著性子在馬房中伺候著一匹匹四腳畜生。

日復一日的工作重複，卻不見傭兵團有任何動作。沒聽說要拔營出征，也沒聽說在武天子之國衰弱的局勢下要倒向哪一方勢力？

『欸，咱軍會選擇哪一方靠啊？』趙騰洗刷著馬匹，和其他馬夫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

『傭兵當然是選擇金子多的那一方囉。』一個身材矮小的中年馬夫賊賊地笑著。

『是喔，可是以當今情勢，武天子之國失去瓊礦，長久以後必定敗亡，如果現下武天子出了最高價錢顧咱們，那咱們也要投靠他嗎？』

『嗯嗯……。』矮小的中年馬夫歪著頭。

『還想，有金子沒性命，那你還要金子嗎？』趙騰笑道。

『喔喔……也是也是……。』矮小的中年馬夫憨憨地笑出聲。

『當然是金子也賺，性命也要。』說話的是一個將領模樣，牽來馬匹的大漢。

趙騰怔住。

『欸，老傅，拿最好的糧草出來，我的疾風兒今日賣力非常，幫我好好犒賞牠。』大漢把馬交給矮小的老傅。

『年輕人，傭兵是不選邊站的，只要出得起價就打，無論勝敗打完就退。』大漢拍拍趙騰的肩膀。

趙騰怔住，不為對方的言論也不為其他，而是這大漢長著一副眼熟的五官。

他曾經在勳元公校閱大軍時，在閻瞳軍中看過這大漢！他是閻瞳的死忠親信 **霍跖**！

這代表什麼？這代表武煦的情報與推斷正確，也代表……。

不！在眼見閻瞳反叛證據前，趙騰寧保守地相信這是霍跖的個人行爲。

『年輕人，怎啦？忠君愛國的思想聽多了，不習慣這唯利是圖的論調嗎？呵呵。』看到一臉疑惑的趙騰，霍跖又拍了拍他。

『喔，沒什麼……。』趙騰一臉尷尬。

『日子久你就會習慣，人生在世，多攢些銀兩比滿口鞠躬盡瘁實在多了。』

『嗯嗯，將軍說的是……。』

『哈哈！那是當然。』霍跖朗聲笑道，揮揮手離開了馬房。

『嗯嗯，還是銀兩實在。』老傅手中牽著疾風兒的韁繩，一面喃喃自語。

但看在趙騰眼裡，心中危機感陡升。他不確定閻瞳軍真的只爲金錢，抑或有別的原因？

畢竟閻瞳過去也以忠心著稱，跟著勳元公南征北討，所得俸祿也相當優渥，趙騰很難將他與這個原因連結在一起。

滿腹疑問的趙騰，低調地繼續在傭兵團中打探，直到他看見司馬專！

司馬專，韜天子麾下第一大將，統帥韜天子之國大軍，地位甚至在兩位諸侯虢略公與晉耿公之上。這樣一位大人物出現在地處偏野的傭兵團中，事情眼看呼之欲出了。

趙騰身著黑衣，迷昏同室的老傅，偷偷潛入主帳旁。

只見司馬專在衛兵的引領下與另一人低調地走向主帳，與守衛示意後便入帳而去。

在那麼一瞬間，趙騰認出另一名來客，那是彪國的將軍 **典紹**！

這可讓趙騰更吃驚了，彪國與勳國皆為武天子諸侯，現下彪國將軍竟然與韜天子大將一同出現在疑似叛將閻瞳的大營中！陰謀之論已然成形。

---

『大軍屯駐京畿，元公是想威脅天子嗎？』

勳國大軍進駐京城外郊後，屢次與同樣駐兵城郊的彪國起衝突爭執。

『彼此彼此，貴國不也重兵在此，想勝公也欲趁天子勢衰之際取而代之吧。』應話的是勳國七虎將之一的 **龍圖猛**。

『龍圖將軍此言差矣，敝國主公忠心不二天下皆知，貴國輸出假礦予龍脈其心可議，萬不可以小人心度君子腹。』

『欸，真相未明，莫冠罪名於我，寧不知是否此事為貴國所為，強搶鬻礦欲壞龍脈。』

『呸！無憑無據！』彪國一名肥胖將領吐了口濃痰在地。

『說的好，無憑無據，但請將軍閉上狗嘴別再無妄猜測！』

『龍圖猛！有種出陣單挑！』不甘被辱，胖將領掄起大刀。

見領軍者憤怒，陣中士兵也是一陣鼓譟。

『別鬧了。』出聲的是武煦，他剛陪同武懿進宮面聖而回，見龍圖猛與彪國軍噲聲立即阻止。

『主公有事商議，請將軍至大帳一會。』

龍圖猛笑笑看著滿臉通紅的彪國將領，轉頭跟隨武煦離去。

大帳中，武懿端坐主位，七虎將中的五位將軍分列兩側。

『依目前情勢，彪勝公於天子座前指控我國，雖因假礦一事讓我稍嫌不利，但天子忌憚龍脈衰弱，外敵威脅，非動國軍力協防不可，且主公功勳在朝，因此短期內不至於進一步對我有更嚴重的批判。』武煦分析著情勢給眾將軍聽。

『實力可以證明一切。』武懿握起拳頭凝視，他一向以己身本事打天下，勝者為亡敗者為寇的道理被他奉為圭臬，因此他從不相信證據，亦或該說是他從不在乎別人對自己所做的攻擊，因為只要自己實力足夠，即使眼前的絆腳石大如山，也能夠一拳打破。

『但彪勝公對我極不友善，各位將軍要盡可能不去理會彪國的挑釁，以免為對方有機可趁。』武煦微微看了龍圖猛一眼，龍圖猛笑著攤攤手。

『另外，我與靖天子之國邊境目前情勢緊張，靖天子集結軍力在邊防上，聖上要求我分兵前往督陣。』

『要丞相督陣？丞相應該是要與我主軍在一起吧。』一將軍疑惑道。

『彪國主張靖天子之國邊境情勢未明，尚非即戰之刻，因此推薦我前往督陣，理由是在敏感時機以文官身分較不易引起無謂揣測。』武煦轉達會中的解釋。

『未將深覺此間必有詐。』一將軍發言。

『何詐之有？』武懿不解。

『若主公為我軍之心，那丞相就是我軍之腦，如今把我軍之腦調走，給人無限猜測。』

『我軍強大，諸將勇猛，無須掛心。』武懿不以爲然，雖他也承認武煦的確是相當得力的左右手，但他一向自傲，對於下屬將武煦捧高其實相當不悅。

『聖上已經下旨，無論如何，勢必要即刻啓程。』武煦如此道，心中也是如斯不安，雖沒理由將自己的重要性誇大，但自己不在武懿身邊，他仍然有些疑慮。

『放心，現下是以守勢爲主，且無敵軍侵犯，子安你就帶一支軍隊去邊防無礙。』武懿輕撫嘴邊短鬚。

『是。』口中答應，心中卻是忐忑。

---

主帳爲求安全，獨立於大營中，左右只有守衛，無任何可藏身的地形。趙騰隱身野草之後，至少有十丈遠，接近困難，只好取出術師給付的六感藥丹之一的聽感丹吞下。

吞下後，他聽到最不希望成真的事實。

帳中迎接來客的正是閻瞳！

一向耿直的閻瞳真的反叛了！看著那糾結的眉間，那嚴肅的表情，怎麼都不像一個爲了利益而出賣國家的叛國賊。

趙騰在心中不斷替閻瞳找理由，或許如何如何？或許這般這般……。

但是當他持續監視眾人舉動，並尾隨閻瞳等人來到密藏戛礦的山穴，趙騰明白即便有多少理由，叛國就是叛國！

---

『主公，您真的不再三思？讓身爲頭號軍師的丞相離開大軍是相當不明智的決定。』七虎將中仍有人不死心。

眾人的擔憂並沒有錯，勳國很需要武煦坐鎮運籌帷幄，但武懿的自尊心已經矇蔽了理智。往往理智一句話，自尊十句話。

『囉唆！』武懿露出不悅的表情：『諸將無須掛心，子安雖重要，但勳國尚未虛弱到少了一個子安就會敗亡的地步！』

『主公。』

『閉嘴！再說就辦你以下犯上！』武懿真的怒火中燒。

『諸位，事情並未如想像嚴重，子安前去邊境對大軍的影響不大。』武煦試圖緩頰，他不希望武懿這時跟自己的下屬鬧翻。

『主公三思。』依舊有聲。

『住嘴！子安你即刻出發！來人將彌將軍拘禁！』武懿惱羞成怒，竟當下收押發言的將軍！

『主公！』武煦大驚，立刻求情。

『什麼都別說，君無戲言！上將軍 彌容 不服君令，暫時拘禁反省！』武懿的表情緊繃。

帳下其他四位將軍立即噤聲，這情況讓武煦非常不安。但礙於君令，時間上也由不得他再多做斡旋，只能安撫眾將軍與武懿的情緒，便馬上領軍上路。

上路的武煦在馬背上回望著勳國大營、不遠處的彪國大寨，遠望正與韜天子僵持的燎國方向。

看得見兵馬，卻看不見大營中主事者的心；看得見遠方山巒，卻看不見山後詭譎情勢。

看不見。身為謀略的軍師身分已久的武煦，最不喜歡的就是這種感覺，看不見。

掌中天下，要穿透所有表象，才能掌握。表象穿不透，就如被矇鼓中。

被矇鼓中，就會不安，不安，容易招致恐懼。

---

『人說，不安會招致恐懼，我卻說，不安，可讓我戒慎提防。』

一身粗皮厚甲、臉上永遠帶著剛毅表情的魁梧男人，看著躺在腳邊的守衛，看看軍帳中的年輕人。

『閻瞳！』驚訝的是趙騰。趁著閻瞳送司馬專等人離去的同時，趙騰潛入一座搭在山壁前的軍帳中，那是藏有椒川熨礦的山穴口。沒想到就在撬開第一只木箱，確認了熨礦的同時，閻瞳竟已折回！

『你認得我？』勳國七虎將之一的閻瞳對於身分暴露感到詫異。

『叛國賊。』趙騰放下熨礦站了起來。

『臭小子，別亂安罪名！』閻瞳身後冒出來的是閻瞳親信霍跣：『你懂什麼？』

『送假礦破壞龍脈，不是叛國是啥？』趙騰一邊說著，一邊打量脫身之道。

『勳元公暴虐不仁，這是教訓！』霍跣吼道。『你可曾於戰場上為勳元公拼命，

卻換來輕蔑眼神？！你可知那是何種感受？爲了保護主公而送命，他連一句慰問也無，甚至正眼也不瞧一眼，心中只有他想看的方向！倘若犯錯，立即重罰！天知道即便是一句辛苦了，都可以讓我們的拼命有意義，勳元公那廝卻如此吝嗇！』

『所以你們扣下貳礦，將假礦調包送往京城？』出路剛好被閻瞳與霍跖封死，趙騰捏了捏拳頭。

『那是爲了給勳元公一點教訓。我可不想效忠他一輩子，卻換來路邊野狗般的下場。』比起閻瞳的態度，霍跖顯得相當氣憤難當。

『用毀掉國家的方式來報復一個人？』

『喂！如果可以讓那人生不如死，什麼手段都是可行！』霍跖咆哮。

『這個國家還是自己生長的家鄉。』趙騰沒有理會霍跖，繼續說著。

『小子！』

『用此手段，你們還敢批評主公不仁。出賣自己的同胞就是不仁，背叛主公就是不義，恭喜你們，不仁不義都有了。』趙騰直接出言諷刺。

『的確，我們不仁不義，這我不會否認。』閻瞳看著兩人一來一往，終於出聲。

『但你放心，我的目標是勳元公，不是勳國百姓。』

『說的比唱的好，眼下你們的所作所爲，不就是要害全國百姓國破家亡，還敢說目標不是百姓？』

『我的目標從來就不是勳國百姓。』閻瞳斬釘截鐵。

『與韜天子之國勾結也是維護勳國百姓的做法？』趙騰質問。

『臭小子，別再說了！』

『大丈夫敢作敢當，既已主張行事有理，何懼旁人閒語？』

『什麼都不懂的小子，別再口出狂言，這兒的事還輪不到你來批判！』

『的確輪不到我來批判……。』趙騰弓身，馬步一沉。

看著對方動作，閻瞳皺眉。

『因為你們所作所爲……。』

『都是屁！』

衝突爆發！

---

軍威再盛，只要沒有龍脈維持國力，就是對頭的俎上肉，這就是娑婆界的現實。弱肉強食你掙我奪的世界，即使是一頭猛獅，只要顯出弱勢，只要收起爪子，其餘掠食者便一擁而上，完全沒有人會記得這頭猛獅之前有多凶悍，也沒有人願意放掉這大好機會而與猛獅和平共存。

韜天子之國衝破燎國之境、斬下燎謀公首級後直搗黃龍而來，彪勝公慫恿勳元公迎敵，充滿自信的勳元公立即將主力向敵軍方向調動，以快制快是他的策略，因此他帶著最低限度的軍糧便急速上路。

不愧是常勝之師的勳國軍，徹底執行兵貴神速的道理。在韜天子之國聯軍尚未進逼京城腹地前，便在燎國與武天子中央領地的交界，一處險惡大峽谷 **臥龍道** 前截擊到韜天子先頭部隊。

英雄無敵的勳元公秋風掃落葉之勢大敗韜天子大軍，通過臥龍道將韜天子大軍逼回燎國！

『太長了……。』跟隨勳元公擊退韜天子大軍後，龍圖猛望著綿延萬里的補給線有感而發。

由於過分著重在速度，補給線在無形中被拉的相當長，讓龍圖猛有些不安，擔憂戰事如持久，糧草將趕不及補上。

『沒什麼好擔心，後方都是自己人，何況這都是在我國國境內，無需多慮。』這是被勝利灌頂後的武懿所主張的論點。

『雖是如此，但我軍糧草所剩不多，就怕新的糧草趕不及支援。』

『待孤殺敗韜天子，取回燎國就有軍糧！』武懿的雙眼還是往前看著。只要此戰得勝，普天之下就再也無人可質疑武懿，普天之下沒有人可撼動武懿的功勳！不需要褒獎加持，這就是實力！或許甚至於取代那可有可無的武天子也不無可能！

---

轟隆聲響！大帳破碎！

趙騰與霍跖互相拉扯摔出軍帳外！

『媽的！臭小子以為這裡是你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的地方嗎？』霍跖一拳轟飛趙騰後吼道！

『倒楣……嘿嘿。』原本趙騰想在帳中製造混亂，趁機逃逸，沒料到卻被霍跖一把揪住，兩人成了彼此的拳靶從帳中打到帳外！

『小子！你效忠勳元公嗎？』就在趙騰與霍跖互相揪住對方領口時，閻瞳開了口。

『咦？』趙騰因閻瞳之語分心，霍跖抓住這個絕佳機會立刻給了他一記裂石開山般的頭鎚！

腦門如炸開般劇痛，趙騰搗著頭滾倒在地，雙手都是鮮血！

『小子，你效忠勳元公嗎？』閻瞳再問了一次。

趙騰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甩甩頸子。

『媽的，真夠硬，不愧是閻瞳軍第一勇士。』啐了口唾沫到地上，趙騰抹了抹頭上血跡。

『小子，回答我的問題。』閻瞳微愠。

扳了扳手指，趙騰握拳。

聽到騷動的聲音，傭兵團陣中的士兵們已經將三人團團圍住。

『小子！』

『欸！』趙騰伸出手掌止住閻瞳的話。

『我必須要離開這裡，通知我軍前來收取吳礦，所以沒時間跟你廢話。』語畢，猛地一縱，飛身衝向霍跖！

霍跣不及閃避，被生生夾住頸項，一個空摔倒在地上！

『你以為你走得了嗎？』閻瞳看看身後自己的士兵，個個長槍在手。

『投靠我吧，武懿那廝不值你賣命。』

『嘿嘿……』趙騰投給閻瞳一個微笑，緊接著就被從地上爬起的霍跣一把抱住！

『去死！』霍跣頂著閻瞳軍第一勇士的稱號，緊緊抱住趙騰，想用其驚人的臂力將對手折斷，過去他就曾用這招折斷許多人的脊骨！

『啊啊啊！』趙騰慘叫。

『歸順我軍吧，否則你今日難逃一死。』閻瞳看著眼前這個抵死不從的年輕人，彷彿看到當年為勳元公出生入死的自己，不覺出神。

『媽的……』趙騰運起全身力抵抗著霍跣的臂力，額上青筋冒出。

『臭小子！敬酒不吃吃罰酒！』霍跣怒聲道。

『操你媽……我的……』趙騰斷斷續續地說著一句話。

喀嚓……兩人之間傳出骨頭摩擦聲。

『小子，想清楚。』

『聽到沒？』霍跣沒料到趙騰抵抗的力氣驚人，只得運起全身力量讓他喘不過氣！

『我……。』青筋已經爬滿脖子。

『我的“忠誠”，沒有你們那麼廉價！！』

一聲脆響！

喀！血花四濺！

仰天咆哮，戰龍在野！寸草不生面積遼闊大峽谷一臥龍道上數以萬計性命相搏！

原本連戰皆捷的勳元公此刻卻被夾擊在險地中！

一日前剛擬妥收復燎國的策略，不料後方竟傳來京城淪陷之軍情，武天子被斬於大殿上之驚人消息！

國之將亡的傳言甚囂塵上。

更甚者，攻破京城的不是別人，正是屯兵京畿的彪勝公！

彪勝公造反了！

『他媽的，這個時代，什麼人都不能信……。』

立刻分兵回朝的勳元公武懿在進入臥龍道時這樣喃喃自語。

『主公，我們被夾擊了。』

勳國主力大軍進入臥龍道後，韜天子軍一反早前詐敗頹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擊破留駐燎國的勳國軍，從後方追趕武懿。

而彪勝公在取得京城後，也立即發兵迎擊武懿，先截斷勳國軍糧補給線，再與韜天子軍聯手將武懿夾困在臥龍道中！

武懿所率之勳國大軍陷入了前進不行，後退不能的窘境。

『操你媽的！前後二路擋住敵人，中二路立刻找路上絕壁，萬不能讓敵方掌控我軍的天空！』

遲，一切都太遲。當對手已擬妥將自己逼入絕境的同時，對於有限的後路早也料想好，不留餘地才能徹底毀滅敵人。

漫天的箭雨伴著巨石從千仞絕壁上灑下！滴在黃土地上的不是清澈水珠而是滾燙鮮血！

士兵，一個個倒下！

從沒料到，不敗雄師竟會如此不堪一擊！

黏稠的血漿在空中化不開。

脫離霍跖擒抱的趙騰向後躍了半步，隨即在腳尖觸地瞬間暴衝向前！

連續十幾道劇力萬鈞的肘擊直接砍在鼻樑粉碎的霍跖頭上、太陽穴上、頸椎上！發瘋般地攻擊！

直到趙騰將癱軟、頭顱變形的霍跖扔在地上，週遭的閻瞳軍全看傻了。

『呼……呼……哈·哈……。』趙騰喘著氣，眼前對著他的是一支支發亮槍頭。

『你是 吾狼族 的人？相傳吾狼人搏擊之術超群，今日所見果然厲害。』閻瞳看

著已經沒有氣息的霍跣這樣說道。

『不過搏擊再強，今日你也是走不出我的大營，再問你一次，歸順我軍？』閻瞳畢竟非心狠手辣之徒，看見如斯猛將總生起愛才之心。

只可惜，時不對，地不對，身分不對。

『我說過了，我的忠誠不像你們那般廉價！』趙騰說話時眼神不斷盯著前方的長槍陣仗。

閻瞳不語。

趙騰再度取出六感藥丹。

閻瞳皺眉。他熟知六感藥丹的功效，為在戰事危急時激發士兵潛能所用，藥效之強之傷身，除非是決意拼死一戰，否則鮮少被拿來利用。

現下趙騰取出六感藥丹，言下之意便是拼死也要突圍而出了。

註定要留不住的，終究是留不住。

趙騰只留下一個微笑！一個讓閻瞳沉思的微笑！

還有一道血漿鋪成的怱目甬道直破大營而去。

陸・兵敗如山倒

心繫主公的強行軍衝入高舉韜天子大纛的銅牆鐵壁中，硬碰硬的結果是奢華的犧牲！惡地峽谷臥龍道中兵荒馬亂，人命不值錢地被揮霍著。

『主公！』武煦在馬背上，在收到京城覆亡的情報後，領著唯一的軍隊，從邊防快速行軍回朝，繞過彪國軍、成功從韜天子大軍的包圍陣外闖入，焦急尋找武懿的身影，眼前旌旗蔽日，殺聲震天，人影皆淹沒在刀槍之中！

從閻腫大營脫身而出的趙騰隨侍武煦左右，替他開出一條血路，一條不歸的血路，一條孤注一擲的血路！

『我乃晉國上將霍英，來者報上名！』步兵陣後，一人一馬衝出，衝向武煦與趙騰。

『無名小卒，不勞掛齒！』趙騰二話不說，揮劍迎上！

兩人過招如電光石火，威力波及周身十丈內人與物！殺的士兵紛紛走避，自然地在兩人身邊形成一個圓形區域。

『主公！』武煦心急如焚，即使身上已經出現了一個個鮮紅的口子。

他不是個武將，從來就是在後謀略大局的軍師，而非上陣殺敵之戰士。武懿還會笑他身在戰功顯赫的勳國竟不擅武藝，可他也只是笑說人各有長，勉強不來。

現在，武煦倒有些後悔，如果自己更強一點的話，或許就可以更快找到主公。

勳國出陣的大軍包括這支強行軍在內，幾乎都已經消滅殆盡……如果尋不到武懿，那麼勳國就算滅了，武天子之國也就真的要從歷史中除名了。

所以，拼個一死也要救出主公！

『主公！』武煦從馬背上站起，想拉遠視野。

『到底在哪……定是在此沒錯……。』遍地大軍，混戰。遍地亂石，險地。

『趙騰！找到沒？』

趙騰從劍網下竄出，藉同袍掩護與敵人拉開微微距離，策馬到武煦身邊。

『長槍隊已經被滅得差不多了，騎兵還在撐，但也撐不久，敵人太多了。』趙騰抹去臉頰上血跡說道。『估算大約撐不到半個時辰……被滅是遲早之事。』

武煦心慌。

早知道說什麼也不該中了彪國的詭計往靖天子之國邊防部陣，一切都只是要削弱武天子與勳國的力量，好讓彪國帶韜天子大軍進門！

早知道他死也不會離開武懿身邊，武懿就不會因激將法而遭伏擊！

早知道就勸武懿放下過分自傲的態度，以禮待人，或許就不會給人可乘之機！

早知道……早知道都是無用之談！

『無膽小賊，是男人的與我一戰！』冷不防霍英從後突出，趙騰為護武煦迎劍擋下對方凶狠蛇矛，卻承不住對方源源不絕的後勁被劈下馬背！

『趙騰！』

武煦大驚，這一趟強行救主，全仗趙騰勇猛才能闖入敵陣，倘若損失趙騰，那即便尋到武懿，恐怕也出不去……。

『你！』霍英轉頭面對武煦。

『換你！』馬腹一夾，蛇矛前送，直取武煦！

武煦一面拉韁躲避，一面揮舞佩劍！

『螳臂擋車！』吐信蛇矛挑掉武煦手中佩劍！

佩劍凌空旋轉。

蛇矛破空取命！

一陣劇痛從左肩傳來！

一擊得手的霍英露出笑容。

『錯！』該死之人的聲音從地獄爬出，從霍英後腦傳來！

停留在武煦肩頭的蛇矛沒有繼續前進。

『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趙騰不知何時爬上霍英馬背，掄起先前武煦被挑飛的佩劍，從霍英的後頸硬插而入！！

『丞相，無恙否？』血霧噴天之際，趙騰騎上霍英的馬，幫武煦拔出蛇矛。

『無……無恙……快尋主公……。』鮮血汨汨的武煦面色發白。

不遠處，臥龍道西北峽谷處出現異象，數十隻俗稱龍雁的異禽聚集在同一處鼓譟，飄起了滿天羽毛。

武煦眯起眼，好奇地往那個方向望去。

『趙騰。』

『是。』

『從這裡到那裡，你覺得需要多久？』武煦指著龍雁鼓譟處，強忍著腦中的暈眩，那是一種彷彿魂魄要被抽離的暈眩。

感覺，抽離後應該就會舒坦。

痛苦，灼熱的戰場像地獄般難熬。

忍耐，痛快就是要忍住痛才會得到最後的快意。

快意，真的存在嗎？

主公，沒找到主公前，說什麼也要撐住。

『半盞茶。』趙騰估算後回答。

『那好，走吧！』

趙騰舞動蛇矛在前開路，武煦則是緊跟其後，在一片腥紅地獄中前進！

---

香囊中裹的是龍雁最愛的草蜜蟲粉，四散的蟲粉讓棲息在臥龍道外邊森林中的龍雁衝入交戰兩軍中爭相啄食，寬大而有力的雙翅，與凶悍的尖牙利爪害那些武勇的將士們一時間亂了手腳。

才從流刺刀網中突圍的武懿渾身是傷，手中哮日依然緊握。

他拔起背上的兩根長槍，鮮血直流，腳步踉蹌地在龍雁亂場的時候勉強抵擋敵兵的劍鋒。

武懿的身邊已經沒有人了，幾個將領都已陣亡，再沒人可隨他衝鋒，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有了孤獨的感覺，首次有了或許自己贏不了的感覺。

太大意了……自傲矇蔽了理智，竟然將龍脈將毀一事不放在眼中，事關國族存亡，當真以為自己是神嗎？功績勝過了戰略，竟然在迎擊入侵者時忽視了補給線與險地，事關滅國圖存，當真以為自己百戰百勝嗎？

『媽的……』第一次為自己的盲目驕傲感到羞愧。

武懿掏出被劃破的香囊，將其中的草蜜蟲粉四處亂撒，讓龍雁們爭得更凶，徹底干擾敵軍的進攻。

『媽的……』看著香囊，想起墨笑交給自己時，自己還不屑一顧的態度，現在竟然靠它逃過一劫……大師果然是大師，不但料事如神，還救了自己……。

救了自己？

『不過拖延罷了……』武懿退至雁群後方，心理其實打著最壞盤算。

『最壞盤算，終歸一死。』

---

『主公！』

久旱甘霖的一聲呼叫！

一個他不認識的年輕副校尉如天兵神將般闖進視線中！

還有……武煦！！

『主公，小人救駕來遲，請主公賜罪！』趙騰單膝跪倒。

『不遲……。』乍見救兵來到，武懿驚喜若狂，那是一種未曾有過的心情！

『子安！』武懿在趙騰攙扶下走向武煦的馬邊。

武煦露出微笑。

『子安！孤對不起你……孤該聽從你的建言，不該好大喜功，目空一切的……。』武懿決定從此廣納良言，再也不會一意孤行。

『主公，我們快離開吧。』趙騰提醒，趁著雁羽遮天時是很好的突圍之機。

『嗯。』武懿點頭，讓趙騰攙扶上馬。

『子安，回去後由你統召殘存兵馬，我們要反攻復國。』武懿轉頭對武煦說道。

武煦沒有答話，只是微笑。

『子安？』

不尋常的沉默。

武懿回身。

龍雁鳴鳴，亂石歷歷。戰事再亂，臥龍道依舊。

武煦卻如斷線人偶，從馬背上摔落！

『子安！！』

『丞相！！』

人如流星，殞落。

星辰墜地，是一種終點，是一種無法再次飛翔的終點。

---

敗了，自披甲以來，從未嚐過敗績的勳元公敗了。

不但兵敗如山倒，連武煦都死了……。

武懿躺在滿車的稻草中，仰著看天。跟武煦比起來，渾身的箭傷似乎一點都不痛。

腿上刀傷讓他站不起來，就連要挪動身子都相當困難，只得讓趙騰將自己安置在牛車上，沿著偏僻的鄉間小道低調地前進。

他想起了墨笑的寓言，偉大的將軍靠著小乞兒的幫助才死裡逃生。那豈不是就是

在形容現在的自己，差別在自己還有勇猛的年輕副校尉，比那將軍好上一些。

他想起了以前自己出入陣仗，前呼後擁，氣勢驚人，所到之處盡是朝拜奉承。

他想起了自己從來就不記得幾個臣下的名字，高傲的他永遠只看前方。除親近的武煦跟幾名大將，甚至連總是跟隨他的腳步紀錄言行舉止的史官名字都不曉得，只知道史官有著長長的長鬚，像極畫中的仙翁。

他想起自己的不可一世，從來就沒有他辦不到的事、打不贏的仗，他的功績驚人，就連武天子也沒放在眼中，屢次覲見皆擺出狂妄態度，武煦不止一次地提點，他也沒放在耳內。面對繪顏大師，竟也曾想以暴力方式將其綁來……。

或許人真要徹底失敗後才會檢討自己吧？

倘若能提前檢討，或許就不會徹底失敗吧？

武懿苦笑。

天上白雲依舊，青天悠悠，絲毫看不出三個時辰前如地獄般的血戰。

武懿力拔山河，從未想到生命竟如斯沉重。當武煦的身子倒下那瞬間，他怎麼也接不住，接不住那消逝，接不住那錯愕，接不住那份悔恨！

稻草的莖，是武懿現在唯一折得斷的東西。他捻起稻草，握斷，隨風而飄。

握斷，隨風而飄。

稻草莖，在孕育累累米穗後枯萎，完成了此生的任務後飄邈如風。那，人什麼時候才算盡完義務，可以飄邈如風呢？我的義務又是什麼呢？

『年輕人……。』武懿喚著那一身是膽，無所畏懼地與武煦一同救出自己的趙騰。

『主公。』雖在曠野中，仍舊不斷提防左右的趙騰，擦去臉上的汗水與血跡，來到武懿身邊。

『你爲何救孤？』在閻瞳反叛後，武懿才了解自己其實早已眾叛親離。

『因爲您是主公。』年輕人的答案很簡單。

『閻瞳都叛孤而去，你爲何選擇跟隨一個無仁主公？』

『主公對小人一族有恩，有恩必報是先父遺願。』趙騰緩緩說道。『先父當年曾在軍中爲謀士，因故開罪軍師，遭陷害革職並誅連三族。恰逢主公即位，頒布大赦，先父與我族長輩們才能逃過一劫，因此先父感懷在心，終生以效忠主公爲目標，但前科猶在，終其一生無緣再任軍職，臨終囑咐小人定要報此大恩，是故小人便投身軍中，盼不負先父遺願。』

報恩？

武懿再度苦笑。

從未想到這輩子竟有機會從他人口中對自己說出這樣的話。

當年的大赦，不過是自己即位時想表現出與他人不同的氣派，於是頒布了武天子之國未曾有過的大赦令，用意只是要彰顯自己的非凡氣度與那不把前人禮俗律法慣例放在眼裡的狂妄。

卻未料到，這竟是今日能夠死裡逃生的原因。

武懿苦笑再三。

這些年間，自己目中無人的跋扈行止，仍能讓許多臣下效忠多年至今才遭反叛，或許就是那次大赦……還有武煦不斷善後的結果吧……。

一向不留意小節、只管功績不問其他的武懿，終於流淚了。

霸者代有才人出，唯義行天下。

『主公，再走三里有一舊屯兵處，地勢隱密，我們可在那暫憩，小人即刻施放信號聯絡瀛台的守軍前來，主公可利用以反攻韜天子軍。』趙騰報告著。

反攻？龍脈已毀，武天子已崩，如何反攻？

如今剩下的，只有自己的百姓。

『不，讓他們守住瀛台，守住勳國最後的疆土吧，我們回去。』武懿這麼說道。

趙騰點點頭，驅趕拉車的老牛往瀛台方向而去。

如今剩下的，只有自己的百姓。

柒・人，頂天立地

沐浴在藥池中，武懿仰面凝視樑柱。

藥池的四周還有術師築起的法陣，藉天地之力快速修補武懿的傷體，幾名術師在浴室外護法。

原本武懿已無心養傷，拗不過臣下的堅持才讓術師逐起法陣。

但他此刻心中，卻已是萬念俱灰。彪國與韜天子聯軍沒有在臥龍道上成功截滅武懿，整軍之後，很快地就會朝瀛台而來。失去武煦與七虎將，讓武懿生起絕望感。

泡了數個時辰，幾名宮女在術師的交代下服侍武懿出浴。

武懿默默不語。

『主公。』是趙騰的聲音在浴室外響起。

『嗯。』

『墨笑大師想請您過去一趟。』

繪顏師？

都忘了早先請來的繪顏師還在瀛台城內。

『幫孤轉達大師，孤已不需繪顏，並派一隊人馬護送大師離城，韜天子之軍就要來了，此地不宜久留。』武懿接過宮女遞來乾淨衣衫換上。

『但大師表明一定要見主公一面。』

『喔……？』武懿低吟，有些想不透墨笑執意見自己的理由，尤其自己早前對她有許多不敬的行爲。

『好吧，孤隨後就到。』

---

『越過西歧大山，瀛台百姓可避兵禍。』這是墨笑見到武懿後的第一句話。

笑容溫暖，如春之煦日，看著繪顏師，武懿幾天來緊繃低盪的心情稍稍紓開。

『一切都是孤之錯。』想起如今竟要曾是武天子國境內最豐饒之都的瀛台百姓逃難，武懿百感交集。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是與非皆在轉念間，而錯與對將由時間印證。』

『嗯……。』武懿誠心聆聽教誨。

『但西歧大山以絕壁屏障瀛台，無路出入。』武懿想起了瀛台城的地勢，當初建城便是看中西歧大山綿延的天然屏障，背倚西歧大山，蒼峰絕壑，敵軍無可侵入。

墨笑看著武懿，笑著。

武懿不解，但看著那上揚嘴角，忽然回憶起當初去請繪顏師時的情況。

『是了，蘸術！』猛地想起，武懿欣喜。

『大師真願意幫助瀛台百姓？』

『這些時日受瀛台招待，吃住所用皆是瀛台上下所供，我只是略盡棉薄罷了。』

『武懿代瀛台百姓向大師道謝。』一線生機總是會讓人興起無窮希望，武懿撤去高傲面具，向墨笑行禮。

『不過有一事需元公考慮。』

『大師所謂何事但說無妨，只要是對瀛台百姓有利之事，武懿必定赴湯蹈火。』

『那便是瀛台城廣，百姓眾多，撤走耗時，需有人拖延韜天子之軍。』

武懿聽完，皺眉，但微笑。

『孤明白。』毫不猶疑的抉擇，一如以往的果斷，卻不如以往的自私。

---

瀛台外郊，距城門尚有一日距離處，大軍移動著，舉著滅亡的戰旗一步步迎向武天子之國最後的象徵。

『主公，讓我去吧，您與諸位大人一同帶百姓離開吧。』趙騰請纓。

『不，惟有此事非孤不可。韜天子軍與彪勝公之目標皆是孤，對其而言，只要取孤性命就是滅絕武天子國最後表徵，因此由我斷後再適合不過。』

『主公萬萬不可，同您所言，您是勳國表徵，百姓都需您的帶領，一國不可無主，此事還是由小人來辦即可。』

『你叫趙騰是吧？』武懿站在城垛上看著遠方的烽煙裊裊：『只要有人可保護百姓離開即可，這裡已經沒有國了，生存，是當下唯一重要的事。』

『主公！』

『呵，莫再多言，孤心意已決。』

趙騰正想再說些什麼，卻見武懿扳起正經表情。

『副校尉趙騰，孤以武天子從國勳國元公身分，封汝為護國將軍！』

趙騰驚訝地張大了嘴。

『主公，這……。』

『趙將軍聽令，即刻護送瀛台百姓離城，不得有誤。』

『主公……。』

武懿迎風笑著。

站在 **麟苑** 中高塔頂閣中的墨笑，手中持筆俯瞰著瀛台城。

『這個國王，懂得真心的笑容了。』

身著正式朝服的兩名守劍者捧著玄鐵劍匣出城。

打開了劍匣，取出哮日劍的是穿戴火羽盔甲的勳元公武懿。

目送著武懿出城，趙騰站在城牆上百感交集。

武懿上馬，準備往武里原的盡頭前進。

『主公！』

一個熟悉的聲音。

一個讓人緊張的聲音。

一個讓人憤怒的聲音。

一個讓人會動殺意的聲音。

武懿轉頭，城牆上守軍劍拔弩張，只因來者竟是叛將閻瞳！

閻瞳雙手一攤，身後並無其他人。

『主公，閻瞳罪該萬死。』閻瞳跪倒在地。

『叛將閻瞳，你有什麼臉回瀛台！』趙騰令所有弓箭手瞄準閻瞳。

『我只是要證明，我的忠誠不如你所說的那麼廉價。』

趙騰一怔。

武懿看著閻瞳，不慍不語。

『主公！罪人閻瞳自知所作所爲已天理不容，此來認罪非求主公諒解，而是閻瞳尚有一支軍隊在瀛台外郊，得知瀛台撤城，願替百姓與主公死守！如主公應允，閻瞳軍立刻移師城門，絕不入城。如主公欲賜罪，閻瞳軍上下願自刎以謝君恩！』

武懿看著閻瞳半晌，最後點點頭。

『主公！此人居心叵測。』趙騰警告。

武懿揮揮手：『一個眼中有必死決心之人，其心也善。』

跪伏在地的閻瞳一直沒有抬頭，但懊悔的淚痕已經爬滿堅毅臉孔。

巨劍如龍，竄動大地。

大地在悲鳴，是恐懼即將到來的大軍？還是敬畏這個領略到什麼叫做無條件犧牲、氣魄震天的男人？

武懿以劍代筆，以地代紙，狂風勁草地刻下墨笑的詩句！

灼炙的日下 汗血飛掠乾裂焦土

迎風望 故人的笑靨 是是非非天地無聲

鷹嘯那刻 刀戟遮空蔽月

戰馬縱雲奔 哀莫大於凋花葬土

道不盡 狂妄的溫柔 手執大纛返真的心

怒潮無底 戰甲混沌寒悽

步不移影暗噀 敵寇遠拒

怨真理遲明 躊躇悔恨

灼炙的日下 鬚鬢凝結慘白的赤

何以忘 過錯的荒誕 權傾一世又有何用

待露淋燎火褪去 棄我身首

字字透力，讓武懿想起，武煦一向稱讚自己字好，只是從未留心。現在看來，墨笑這詩根本就是對自己的批命。

大師果然是大師，原來打從自己至桃林請畫開始，一切早在她的預料中。

風起，這時節不該吹北風，但風確實從背後吹來。

地在震動，答答的鐵蹄聲遠遠聽來如同雷鳴，彪國領著韜天子的聯軍要來滅掉代表武天子的最後一根支柱。

樹苗破土增生，武懿驚訝地看著左右，原本連天的寬闊草原竟然長成茂盛浩大的楓林！

急劇衍生的楓林，很快地開始落葉，赤紅的楓葉漫天亂舞，如同燎原大火！

風吹、楓落、雨下，斜織的雨勢交錯在風楓之間，迷濛了人的視線。

一手舉著武天子大纛，一手揚著巨劍哮日。

『這麼盛大的謝幕果然適合我。』

回首，瀛台城周圍的景色改變了，變成了自己一點都不熟悉的形象。

『大師謝了，真的，謝了。』武懿悠悠地說著這輩子最誠摯的一次感謝。

大軍被風雨落葉阻擋，慢了下來，彪國大將 **典紹** 與韜天子之國上將 **司馬專** 領軍停在武懿的面前。

一人讓十萬大軍停下腳步、讓一支踏平武天子之國、扳倒天下第一的威武戰陣遲疑，普天之下，唯有武懿辦到。

『來吧！』武懿露出滿口白牙笑開。

典紹與司馬專揚手，戰鼓急催，馬嘶不絕於耳，覆蓋大地的潮水湧向武懿。

心，醒了。

路，斷了；敵，來了。

楓，怒了；雨，爆發。

**人，頂天立地！**